

# 独坐幽篁

□刘水 文/图



翠竹。

雨下得紧了，我上了几级石阶，坐在鼓楼檐下的门槛上避雨。雨“唰唰”地落在竹林里，雨滴顺着青翠的竹竿一道道往下流淌，流到竹节处凝成一滴晶莹的水珠，然后溢出来，接着往下流。我在这里看不到人来，除了能听到雨打竹叶声，还能听到林子里几声灰喜鹊的“吱喳”声，以及远处传来布谷鸟幽幽的鸣叫声。

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。”夏日雨

中，在普照寺竹林，我无琴可弹，只是静静地坐着、倾听着，想象中，自己也变成了一竿翠竹，任凉丝丝的雨滴从发梢往下缓缓地流淌，一直流到脚下，脚下堆积的枯叶中又有一根根竹笋冒出来，卷曲的叶片上像叠罗汉一样挂满了亮晶晶的水珠。

虽然竹林里的光线有些暗，蚊虫也多，但这样的环境很适合带米什莱的书来读。埃米尔·左拉说，“《鸟》《虫》《海》《山》，这些宇宙的史诗，就应该这样阅读，远离尘嚣，在一座偏僻小岛，在大地的怀抱。”你看，这片密密实实的竹林可不就是一座绿岛？雨中坐在鼓楼面向竹林的门槛上，我甚至觉得就像坐在一条行船的驾驶舱里。

左拉是米什莱的“知音”。六月的一个早晨，他划着小舟，找到一处僻静的小岛，读米什莱的书：“在这里，在这生命悸动的岛上，人真的就感到自己是草虫、蝴蝶、极细小枝叶的亲戚。我半卧在草坪宽宽地毯的一端，想象自己也跟旁边的杨树一样，紧紧依恋大地，仿佛感到我在杨树皮下所听见流动的汁液，也同样在我清爽的肉体内上升；我依赖它们的生命力而生活，一种自由而又自豪的生命力。”

雨天的竹林，暑气尽消，我感受到由表及里的清爽，当外面的雨水顺着竹竿一节节滑下时，也有树液自下而上，从脚趾、脚踝一点点升上我的发梢吧？

在《山》的序言中，米什莱开宗明义，讲到人与山的关系。“这书所能展现的情趣，就是我们同这种高大的自然物的友谊关系：山，那么高大，但又那么宽容，情愿坦露给非常喜爱它们的人。”人在山里，“我们感激不尽这些庄严的巨人慈父般的深情厚谊，在它们怀里，我们找到了特别温馨的隐居之所”。而山“也特别慷慨，向我们倾注了它们安宁、平和而深沉的灵魂”。

## “泰安神州”考

□周邦

泰安自古有一别称，曰“泰安神州”。其名由来及变迁，有颇多趣味。

“神州”原为华夏之别称，《史记·孟子附邹衍传》：“中国名曰赤县神州”。后又指称帝京，晋王婴《古今通论》云：“昆仑东南，方五千里，谓之神州。州中有和美乡，方三千里，五岳之城，帝王之宅，圣人所生也。”至金元时，则变为泰安州之美称，其名始出时代无考，但推测应在金大定二十二年（1182年）泰安置州之后。因泰山古有“神岳”之称，因而泰安亦随之贯以“神州”之名。

这一别名，被广泛写入元代杂剧中。《双献功》第一折开场孙孔目云：“我在这衙门中做着个把笔司吏，许了这泰安神州三年香愿。”又宋江云：“泰安神州，天下英雄都在那里。”“我有个八拜交的哥哥姓孙，是孙孔目，许下泰安神州烧香三年。”《鲁智深喜赏黄花峪》：“争奈许了泰安神州烧香三年，今年是第三年也。”“因泰安神州烧香已回，来到这草桥店上饮酒。”《看钱奴冤家债主》：“兴儿，我许下东岳泰安神州烧香去，与俺父亲说知，多将些钱钞，等我去还愿。”《刘千病打独角牛》：“每年三月二十八日，上东岳泰安神州争交赌筹，劈排定对，比并高低。”又有作“大安神州”者，《小张屠焚儿救母》第二折中云：“母亲，三月二十八将近，你儿三口儿，待往大安神州东岳庙上烧香去。”“我每一年三月二十八，去大安神州做一遭买卖。”“大”实为“泰”之异写。

从上举诸例，可见元代“神州”之名已约定成俗，至明代仍沿用不绝。戏曲如《六十种曲·八义记》第五出“宴赏元宵”：“头顶爹爹妈妈，泰安神州庙里烧香。”小说如明杨尔曾《韩湘子全传》，里面写“退之道：陕西华山

有个南天门，泰安神州有个南天门。”宝卷如《东岳天齐仁圣大帝宝卷》卷上：“山东兖州府奉符县，即今泰安神州也。”在士人所撰笔记中也采录此名，如王同轨《耳谈类增》卷二九《神篇中》：“都人士沈恩竹，先其母卒已经年矣，忽附婢作语曰：儿奉上帝命，以我刚直至孝，作神于泰安神州。”又：“今泰安神州夜市，得钱必试以水始辨人鬼。”

由于口口相传，影响巨大，“泰安神州”之名开始出现于官方文告中。如正德十四年（1519年）二月明武宗发诏东巡泰山文告：“上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朱寿，巡幸南北直隶、泰安神州。”（明郑晓《今言类编》）民间俗说能影响庙堂，足见声名之巨。

泰山女神碧霞元君也由此得一别名，唤作“泰安神州娘娘”。如明代戏曲《黄花峪跌打蔡纭纆》中多次提到此名：“小生因身染疾病，许下泰安神州娘娘那里烧香回来。”清朱佐朝《艳云亭》上卷：“奴家曾许下泰安神州娘娘香愿未还。”简称“神州娘娘”。如明清佚名作《晋阳宫传奇》写“高士廉父曾许建泰安神州娘娘宫殿一所”，即是一例。

“泰安神州”之名不仅是戏曲小说的惯用语，在真实生活中也时常使用。明人王圭《故中顺大夫贵州思州府知府郭府君（琰）墓志铭》：“天顺三年（1459年）冬十月朔后五日，有神州郭氏孝子三人，身被衰麻，手执行杖，来于予前。”即以“神州”代指泰安。另泰安城西道朗镇鱼池古街有一方明代“创置道路”碑记，记乡民施地土修治大路之善举，碑中大书：“泰安神州正西大路六十里名曰鱼池……立碣此照，万年不朽。大明万历十五年（1587年）岁次丁未四月初六吉日立。”又山西蒲县明《重修东岳庙记》：“神主乎岱，山镇

想起多年前的那个夏天，自己本可以把人生之舟驶向南方的海岸，但在母亲的泪光中，自己还是默默地把根扎进了这座大山的岩缝里。我有时想：如果当初去了海上，大海会把我塑造成怎样的一个我？如果没有背依的这座大山可以扎根，我又会把根扎在什么地方？

听米什莱说：“当初我成长起来，原本也是大自然赋予的生命与活力。但愿我对得起自然，能汲取她的湍流，怀着一颗更为丰实的心，投入她那健康的统一体中！”在一个半世纪后，在东方的一座大山下，在夏日竹林沙沙的雨声中，我听懂了他的话。



竹笋。

乎东，泰安神州是已。”

清代正式公文中也征用“泰安神州”之名。如雍正朝河东总督王士俊疏言：“泰安古号神州，控扼南北，请升为泰安府。”（《清世宗实录》卷一五八）岱庙雨花道院清光绪十年（1884年）《禁止私卖庙田告示碑》云：“泰山为五岳之长，岱口口幽冥之都，历代崇祀，号曰神州。”唐仲冕《岱览》在论述泰安城史时，亦专门举出此名：“我朝廓清以来，休养生息百有余年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，俗所称‘泰安神州’者，盖至今日而始见矣。”

清雍正十三年（1735年）之后，泰安废州升府，并置附郭县，此后已不存在泰安州建制，按说“泰安神州”已无所指实，但在小说戏曲及民间各种文本中仍沿用不绝。小说如《续金瓶梅》《契僻传》等皆出现“泰安神州”。清人张书绅评《西游记》第四十八回评：“只怕名成利就之时，又摸不着太安神州。”子弟书中有写燕青打擂故事，名《神州会》。传奇及徽剧、京剧、汉剧、河北梆子均有《神州播》。民间俗曲更数见不鲜，如蹦蹦戏《王二姐思夫》中唱词：“丁郎赶郎亲哥俩，太安神州小太恒。”鼓词《焚楼记》：“山东登州王员外，自幼行善也有名。太安神州把香降，所生贵子主官星。”俗曲《白果河》：“闻听说太安神州开了庙。”清末时调《妓女吃醋》：“上神保佑着我的情人早早地回了头，情愿烧香一到泰安神州。”均保留此名。最为奇特者，是满洲萨满教神歌：“神州宝卦，神在哪下？东胜神洲、西牛贺洲、南瞻部洲、北俱芦洲，五方五帝、泰安神洲。”（《中国歌谣集成·辽宁卷》）竟以“洲”易“州”，将“泰安神洲”与佛教四大部洲并列，称为五方神洲。实为“泰安神州”信仰传播中之变异。